

## 第一章 貧窮的書家

今歲冬天來得特別早，中秋後下了兩場秋雨，氣溫驟降，直接越過深秋邁進凜冬，冷得出奇不說，北風也格外囂張，白日裏都能刮掉人一層皮，村裏的老人都道，今年是個冷冬，要早早的預備過冬才好。

聽著屋外鬼哭狼嚎的風聲，尹嬌嬌裹緊身上的薄被，滿腦子只有一個念頭——她快凍死了！

無孔不入的風直往骨頭縫裏鑽，尹嬌嬌冷得全身發抖，偏生肚子也不爭氣，餓得咕咕叫。

又冷又餓，她有些絕望，還有點惱火。

這是人過的日子？

黑暗中，她睜開眼又閉上，閉上又睜開，良久，她閉上眼，壓下火氣，在心底歎了口氣。

算了，命犯太歲，是她倒楣！想她一個現代精英，竟穿越進一本科舉文裏成了個炮灰，沒吃沒喝也沒穿就算了，還是個任勞任怨，供男主讀書，卻在男主高中狀元時被一場風寒奪了小命的童養媳。

不是倒楣是什麼？

原主和她同名，也叫嬌嬌，從小顛沛流離，六歲被書家買回來給男主當童養媳。書家不過是很一般的農戶，之所以買童養媳，是因為書家大郎書亦茗身體不好，有早夭之相，才信了雲遊半仙的話，買個童養媳當是沖一沖喜。

於原主而言，被書家買回來算是萬幸。書家雖清貧，卻是良善人家，對她雖說不上多好，倒也沒被虐待。她十二歲時，書家夫婦身染重疾，沒出三個月便都沒了，留下頑疾纏身的書亦茗，還有嗷嗷待哺的兩兄妹，外加四處漏風的家和一屁股債。書亦茗手不能提，肩不能挑，養家的重擔只能落在原主身上。

這個時代背景下，一個尚且年幼的女娃娃養家得吃多少苦，可想而知。

好不容易苦盡甘來，熬到書亦茗高中狀元，卻被一場風寒奪了小命，說白了就是勞碌一輩子，苦全吃盡了，卻一點兒男主的光都沒沾上，一點兒福都沒享上，徹頭徹尾的工具人。

何止命苦，簡直令人髮指！

想到原主的一生，尹嬌嬌沒忍住又歎了口氣，還有點生氣。可來都來了，生氣抱怨也於事無補。左右原主只是個炮灰工具人，不是反派，也不是主角的敵人，只是命不好，多年勞累外加營養不良，身子早就虧空，才會讓一場風寒奪了小命。所以，她要好好保重自個兒的身體，想盡辦法吃飽穿暖，供男主讀書考狀元，只要平穩度過了「死期」，憑她於微末時不離不棄的情分，男主肯定不會虧待她。她也並非貪心的人，到時男主只要給她一筆小錢，讓她過自己的小日子就好，以男主的品性和為人，自會應允。

書裏，書亦茗十二歲雙親病逝，十六歲中舉，二十歲金榜題名高中狀元，從此平步青雲，位極人臣。

原主和他同歲，只是小了幾個月，也就說，只要熬過這八年，她之後的人生就會

一片光明。

八年，說短不短，可說長也不長，這麼一想，尹嬌嬌又覺得這日子也不是不能過。有了希望，心裏頭總算有了點幹勁，黑暗中，她眨了眨眼，剛要一出胸中鬱氣，才動了下嘴角就被一道隱忍的咳嗽聲打斷了。

「咳……咳咳……咳……」

這咳嗽聲明顯是壓抑著的，只是夜又黑又靜，尤顯得清晰震耳。

尹嬌嬌動了動眉，轉眼朝裏側看去，今夜沒月亮，也沒星子，漆黑中她只隱隱看到一個輕顫的身影。

好一會兒，咳嗽聲停了，看著那個模糊的輪廓，尹嬌嬌再次皺了皺眉，隱約有點不太好的預感。

果不其然，不消片刻，咳嗽聲再起，這一次來勢洶洶，哪怕那人死死壓著，極盡隱忍，依然咳得撕心裂肺，到最後徹底壓不住，尹嬌嬌都能感覺到床板在震，那咳嗽聲更是揪心，似是要把心肺都咳出來一般。

尹嬌嬌眉頭死擰，片刻後掀開被子下床，在她下床的那一刻，那咳嗽聲明顯頓了頓，雖然只停頓須臾，她還是察覺到了。

黑暗中，尹嬌嬌抿了下嘴角，書亦茗這時候也就十二歲，到底還是個半大的少年，這罪委實遭得不輕。

她點了油燈，小心地放在一旁的架子上，「咳得這麼厲害，起來坐一會兒。」

話落，她抬眼看過去，卻在對上一雙亮晶晶的眸子時，怔了怔。

那是一雙極好看的丹鳳眼，眼尾上揚，黑亮亮的，許是因為咳嗽過猛，還泛著水氣，潤潤的，如同被泉水洗過的寶石。

到底是男主角，長得真好，就是面色太過蒼白。

她一時沒言語，而那雙眼睛的主人似是愣住了，好看的眼睛裏閃過訝異，短暫的安靜後，又是新一輪撕心裂肺的咳。

尹嬌嬌顧不上再想旁的，忙上前扶他坐起來。這一扶，她的心委實揪了一下。好瘦。

剛剛因為沒掌燈，他又蓋著被子，只看到個輪廓，看不真切，但以書家的情況，雖然能猜到 he 會很瘦，卻不料是這般，說是形銷骨立都不為過。

尹嬌嬌自認不是聖母，也沒什麼菩薩心腸，可這會兒看著這風一吹就要散架，手下用點力就會碎的半大少年，她還是動了惻隱之心。

拋開日後的風光不談，當下，他也是個可憐人。

讓他靠著牆坐好，尹嬌嬌道：「我給你燒點水，潤潤喉嚨會舒服些。」說著，她便轉身要出去。

「不……咳咳……不用。」沙啞的少年聲響起。

與此同時，她的衣袖也被人抓住了。

尹嬌嬌回頭，看著那隻骨節分明的手，她有些慶幸自己回頭了，而不是直接掙開。坐起來後，書亦茗的咳嗽總算沒那麼厲害了，但情況依然算不上好。

「不用……」他費力道：「都這麼晚了，別忙了。」

尹嬌嬌稍稍驚訝了下。

在書裏，書亦茗可是個出了名的冷心冷面，最是無情的主兒，哪怕位極人臣，性情都不曾有分毫改變，滿朝文武私下裏都道他大抵連血都是涼的。

即使此時他面色依然冷冷淡淡，可至少帶了幾分人情味，這和書裏似乎有點不同。不過轉念她就明白了，書亦茗那冷情的性子多半是少時坎坷的命運磨礪出來的。父母過世後，他又重病纏身多年，最困難的那幾年，他遭遇的艱辛和屈辱，尹嬌嬌記得清清楚楚。

這時候雖然也艱難，但到底所遭受的屈辱不多，是以他的性子也沒那麼冷。

「一會兒就好。」尹嬌嬌道：「你且坐著等一等。」

那隻抓著她衣袖的手非但沒鬆開，反倒抓得更緊，許是用力，又也許是他實在難受，那手臂上青筋暴凸，有些觸目驚心。

「家裏……柴不、不多了……」好半晌，書亦茗才壓著嗓子道：「省省吧。」

尹嬌嬌這一瞬間想罵人。

作者心也太狠了吧？是親媽嗎？這是路上撿的便宜後媽吧？這麼對自己筆下的孩子，夜裏可睡得著？深吸一口冷氣，她的情緒才緩和了些，對書亦茗道：「天亮我就上山，柴火的事，你不用擔心。」說完，她直接把書亦茗的手拉開，想了想，又將他的手塞進沒幾分暖和的被子裏，這才出去燒水。

大半夜頂著寒風舀水、燒水，尹嬌嬌全身上下只有一個感覺——冷，實在是太冷了。直到點著了火，她才算稍稍暖和了點。

灶膛的火光照亮四周，尹嬌嬌打量一睜，末了歎了口氣，任重而道遠啊。

燒著火，尹嬌嬌突然想起一件事，站起來往院子裏跑。

她不知道，從她出去後，書亦茗的眼神就變了。

此時，他透過窗子看著在院子裏走來走去的人，稚嫩的少年臉上現出幾分與年齡不符的深沉，半晌，他眉心微微擰了下。

上一世，她也有這般嗎？

是的，他重生了。雖然匪夷所思，可他就是重生了，重新回到雙親剛剛過世，最艱難的十二歲。

官場沉浮的幾十年閱歷，都沒能讓他在意識到自己重生的那一刻壓住震驚的情緒。

他也萬萬沒想到，自己重生後，第一個見到的人會是嬌嬌。

那個在他生命中消失了幾十年，音容笑貌早就記不起的人，就這樣活生生的再次出現在自己面前。

看著她院裏院外跑了兩個來回，他仍沒想起來上一世這時候她是否也這般關切自己的病情。

實在是太久遠了，久遠到他剛剛第一眼差點沒認出她來。

末了，他收回視線，既是上輩子的事，想不起就罷了。

他看了眼一貧如洗的家和酣睡的幼弟幼妹，既然上天給了他機會重活一世，自己當好生擔起兄長的職責，讓弟妹和嬌嬌都過得好些。

他正思量著該怎麼度過這個生命裏最冷的嚴冬，忽聞腳步聲響起，就見嬌嬌端著冒著熱氣的碗進來。

「小心燙，」把盛了大半碗開水的碗放在架子上，尹嬌嬌道：「先涼一涼。」

話落，沒等書亦茗開口，她又轉身跑出去了。

書亦茗看了看熱氣騰騰的瓷碗，又朝外看了眼，古井無波眸子現出幾分疑惑，這疑惑沒片刻便解開了。

尹嬌嬌揣著一包東西進來，一股腦放到床上。

看清楚是什麼東西後，書亦茗先是一愣，然後笑了，雖只是牽了下嘴角，可對不苟言笑的他而言，這就是笑。

只可惜，尹嬌嬌正盯著她的寶貝們，並沒有看到。

她把燒得熱烘烘的土坷垃放到床上後，手捏著耳垂緩了緩灼燒的疼，便忙用衣物把土坷垃包起來，放進冰涼的被窩裏。

家裏窮得連個湯婆子都沒有，還好她小時候在鄉下住過一陣子，知道這個取暖的土法子，否則她都不知道這一夜要怎麼睡。

尹嬌嬌怕冷，所以土坷垃都是挑大的燒，也沒心疼柴火，直把它們燒得滾燙才從灶膛裏夾出來。

她一共燒了五塊，打算一人一塊放到腳邊，再多給書亦茗一塊，讓他揣在懷裏，書亦茗那身子骨實在不行，真讓他凍出個好歹來，最後遭罪的肯定是她。

以她的角色定位，養家餬口供書亦茗讀書考科舉，肯定要把人照顧好，現在他重病纏身，她得想辦法給他治啊。再者，若書亦茗的身子能早些好，憑他的才學和手段，她肩上養家的擔子肯定也會減輕不少，說不定還能跟著早享幾天福。

搖搖晃晃的油燈光影下，尹嬌嬌打著小算盤處理她的寶貝土坷垃們，全然沒注意到書亦茗的打量。

坐了一會兒，咳嗽減輕不少，書亦茗靠著牆，看到土坷垃那一瞬間的笑容早就散了，此時的他面色淡淡，盯著她的一舉一動。

尹嬌嬌正開心自己的求生技能滿分，壓根不知道書亦茗對自己的審視，直到她給書家那兩個小的也安置好，不經意抬頭觸及書亦茗淡淡的視線，頓時有些窘迫，不是她膽小，實在是這個眼神太有威懾力了，彷彿能把人看透一般。

書裏明確描寫過他位極人臣時的威嚴，關於他沒發跡時的情況，則只重點著墨他的命運有多坎坷，人有多堅毅多頑強，尹嬌嬌不由在心裏嘀咕，難不成真是男主光環加身，氣韻天成？剛剛還沒注意，這會兒可是真切地感受到權臣的幼年也是異於常人的。

被他這麼看著，尹嬌嬌不自在地移開視線，訥訥解釋道：「太冷了，燒幾個土坷垃暖腳，腳暖了，身子也就暖了。」

書亦茗並不知道尹嬌嬌的心思，聽她這麼說，只嗯了一聲。

尹嬌嬌低著頭抵了下嘴角，果然斷情絕愛也不全是後天養成，他骨子裏就帶著清冷寡情的基因。

書亦茗看著她忙前忙後，就像在看一個少不更事的孩童玩鬧一般，直到腳底傳來

熱意，神色終究發生了變化。

「這個，」尹嬌嬌低著頭，小聲道：「你揣在懷裏，暖和。」

原主和男主關係並沒有多親厚，想到他剛剛那洞察一切的目光，尹嬌嬌覺得自己還是謹慎些好，書亦茗那麼聰明，斷斷不能讓他看出來她不是原來的那個嬌嬌了。

「不用。」

土坷垃被推回來，尹嬌嬌到底沒忍住，抬頭看過去。

書亦茗還是那副淡淡的樣子，「妳揣著吧。」

他總不好跟一個小丫頭搶東西。

尹嬌嬌搖頭，「這是專門給你的！」

見書亦茗並沒有鬆動的跡象，尹嬌嬌有點急，直想對他說，這時候就不要講什麼君子風度了吧？我還能扛，你可就剩半條命了啊！

她當然不能這麼直白，一是不符合嬌嬌的性子，二是這麼說有點傷人自尊。

「我已經有一個了，」尹嬌嬌指了指自己的土坷垃，「你快揣著，等會兒該涼了。」

書亦茗看了看她，又看了看她手裏的東西，片刻後才將土坷垃接過來揣進懷裏。這東西不值錢，也不精巧，甚至有些粗鄙，和上一世裏那純銀打造的描金鏤絲懷爐遠不可比，但在這個寒冷的冬夜裏卻格外使人熨貼。

喝了熱水，書亦茗臉色稍稍好看了些，尹嬌嬌又捆了些稻草放到他身後讓他靠著睡，這一夜總算是相安無事地過去了。

第二天，尹嬌嬌是被鄰居家的雞吵醒的。

天剛濛濛亮，鄰居家的母雞就咯咯叫個不停，尹嬌嬌揉了揉眼，迷迷糊糊地嘟囔，這母雞下了幾顆蛋啊，高興成這樣，她好想吃雞蛋羹啊！

片刻後，尹嬌嬌突然想起自己的處境，直接坐了起來。

她驚魂未定地看著窗外昏沉沉的天，愣愣地坐了好一會兒，才一骨碌翻下床往廚房走。

尹嬌嬌出了屋，書亦茗才睜開眼。

天還沒亮，屋裏光線暗，看不清他的神色。

昨夜燒水的時候，尹嬌嬌就看過，家裏就剩點玉米粒，就算只是為了她自己的肚子，今天她也得上山找點吃的。

上山是體力活，再加上他們一家子四口人這些天都沒吃飽過，尹嬌嬌乾脆把僅存的玉米粒全都煮了，玉米糊糊雖然不夠塞牙縫，但聊勝於無啊。

是以，當書家那兩個小的洗過臉，看到滿滿一盆熱騰騰、散發著香味的玉米糊糊，眼睛都瞪直了，齊齊吞了下口水。

書蓉，書亦茗的妹妹，六歲，瘦瘦小小，看上去只有四五歲的樣子。

而三歲的弟弟書亦蕙看上去更瘦、更小。

看兩個小娃娃這模樣，尹嬌嬌是真的心疼了。

書蓉和書亦蕙只是瞪大了眼站在桌子旁，並沒敢動。

好一會兒，書亦蕙才抬頭看了他哥一眼，怯生生道：「吃這麼好，大哥，我、我們是要死了嗎？」

這話讓正在盛飯的尹嬌嬌鼻頭一酸，可憐見的，到底遭了多少苦，才會讓一個年僅三歲的孩子說出這種話，也不知道書亦茗聽了這話會有多難過。

這麼想著，她抬頭看過去，就看見書亦茗也剛好望向自己。

尹嬌嬌忍住沒有躲開視線，咬了咬唇解釋道：「天太冷了，不吃飽點怕是要生病，我就把玉米粒都煮了，你放心，我吃過飯就上山，肯定能找到些吃的！」

書家夫婦病逝後，書家一度揭不開鍋，口糧都是省著吃，每日的粥稀得都跟刷鍋水差不多，也不怪書亦茗會這麼說。

不過她自作主張把餘糧一下全煮了，確實不太懂事，好在書亦茗只看了她一眼就收回了視線。

看著巴巴地瞧著自己的幼弟幼妹，書亦茗猶豫了片刻，最後還是抬手在弟弟腦袋上揉了下，「大哥跟你們保證，以後都有吃的，快吃飯吧。」

得了大哥的話，書蓉和書亦蕊終於放下心來，捧著碗大口吃。

尹嬌嬌把碗放到書亦茗手邊時，書亦茗終於朝她開了口——

「今兒天氣不好，看樣子要下雪，妳別上山了。」

尹嬌嬌也是餓狠了，要不是抱著今天上山能找到吃的這個希望，昨夜她也睡不著。正喝著玉米糊糊，聽到這話，她差點噎到，趕忙嚥下糊糊，道：「柴也快沒了，僅剩的口糧也吃完了，我快去快回，不礙事的。」

若她不上山，那可真要應了書亦蕊剛剛的話了！

她也看得出來今天氣不好，所以跟書亦茗解釋過後，趕緊吃完飯，打算趁早上山，說不定這樣能趕在下雪前回來。

書亦茗端著碗喝了口玉米糊糊後，才又道：「口糧我去想辦法，妳在山腳撿些柴就好，別上山了。」

這種天氣上山太危險，況且今時不同往日，雖然他現在的身子骨不行，但弄點吃的回來還是不成問題的。

尹嬌嬌看了眼說一句話都要咳三聲的書亦茗，有些猶豫，不是她不信他，是她不能拿自己的肚子去賭。

這點玉米糊糊雖然是他們眼下最好的吃食，可根本頂不了事啊，吃不飽會給身體落下隱患，再這樣下去，她也許將會跟原主一樣被風寒奪去小命。

所以，眼下不上山就是要她的命！而且，書亦茗的病也得治，不能再耽擱了。

「不上山不行，」尹嬌嬌堅持地搖搖頭，道：「今兒風大，你別出門吹風了，我上山也不光為了找吃的，還得給你找草藥，你咳得太厲害了。」

正要喝第二口玉米糊糊的書亦茗頓住。

尹嬌嬌在趕時間，並沒有看他，低著頭一邊吃一邊道：「我動作快些，趕在下雪前回來就是。」

這回，書亦茗總算沒有再攔阻。

吃過飯，身上總算暖和了些，也有了些力氣，只不過這喜悅沒過片刻，尹嬌嬌臉就垮了。

下雪了。

看著紛紛揚揚飄下來的雪粒，尹嬌嬌想罵人。

賊老天，故意的吧？

書亦茗咳了半晌，扶著門框道：「下雪了，別去了。」

尹嬌嬌執拗勁兒上來了，她背上竹簍，把工具裝好，道：「雪不大，我這就去。」

書亦茗看了眼不聽勸的尹嬌嬌，眉心終是擰了起來，語氣也加重了些，「我說，不准去。」

尹嬌嬌急著走，偏生書亦茗死活不讓她去，她沒辦法，只好道：「你昨兒都咳血了，再不吃藥不成的。」

書亦茗頓時啞然，他以為她沒看到。

疾風裹著雪粒囂張地打在兩人的臉上，很疼，也很冷。

尹嬌嬌打了個哆嗦，不願多耽擱，便道：「我上山了。」

說完，她轉身就走。

「等等！」

尹嬌嬌只當書亦茗又要攔她，索性假裝沒聽見，悶頭往前走。

「我讓妳等等……咳咳——」

踉蹌的腳步聲伴著撕心裂肺的咳嗽聲，尹嬌嬌到底還是心軟了。

她轉身，想要把書亦茗扶回去，可書亦茗三兩步走到她面前，直接抓住了她的胳膊，他這病歪歪的身子也不知哪裏來的力氣，她一時竟拉不動。

「不是不讓妳去，」似是猜到她要說什麼，書亦茗一邊咳一邊道：「妳等我一會兒，就一會兒。」

他咳得實在厲害，眼角都紅了，尹嬌嬌只好點頭。

見她答應，書亦茗才鬆開她，轉身回屋。

看著一言不發轉身回去的書亦茗，尹嬌嬌很是不解，他這是要幹什麼啊？

很快，書亦茗就出來了，他手裏還拿著一件東西。

看清他手裏的東西後，尹嬌嬌徹底愣住了。

那是一件半舊的男式棉袍，是書亦茗的。

看來，還是他剛從身上脫下來的。

「這個妳穿著。」書亦茗身上換了件破舊短小的舊袍子，把家裏唯一一件還像樣點的棉袍遞到她面前。

尹嬌嬌看了看書亦茗，又看了看他手裏的棉袍，一時竟說不清自己心裏到底是什麼感受，更說不出話，只愣愣地站在那兒。

見她不說話也不動，書亦茗的眉頭再次擰了下，「穿上。」

他的嗓音很輕，還有些沙啞，卻帶著不容置疑的強勢。

尹嬌嬌不是不識好歹的人，只是書亦茗這麼做實在讓她驚訝。

書裏雖然沒有詳細描寫原主和書亦茗的相處情況，但她十分肯定，像這樣的行為，別說這時候，哪怕是之後幾年也都不曾發生。

自從書家夫婦過世後，書亦茗病情又突然加重，多重打擊下，他一門心思全撲在了讀書和科舉上，對旁的人、旁的事，哪怕是血脈相連的弟妹，他都不曾多親近，

一是他生性冷淡，不太會表達，二來，他體弱，實在沒那個精力和心力。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讀書考取功名，只要他有了功名，家裏的情況自然會大大的改善。

十二歲，還是個孩子，便看透了世態炎涼，就是再冷情也讓人不忍苛責。所以當初看書的時候，尹嬌嬌並不覺得書亦茗這樣有什麼不對，站在旁觀者的角度反倒覺得他很理智。

但現在，她已經成了這個世界、書家的一份子，不再是毫無瓜葛的旁觀者，她在驚訝之餘，還有感動。

尹嬌嬌不是矯情的人，她雖急著上山，可山上到底是個什麼情形，她並不知道，這場雪會下多久，更無從得知，穿厚點總歸多一層保險。

反正書亦茗平日裏不出門，今兒又下雪，他躲在屋裏，裹著被子，也不會怎樣。短暫的思量後，尹嬌嬌就從他手裏接過棉袍，也沒回屋，直接在院子裏穿上了。尹嬌嬌身量和他差不多，這袍子書亦茗穿著就像是掛在身上，她穿上也是同樣的效果，寒風從下襠和衣袖處直往裏鑽，但棉袍上還帶著書亦茗的體溫，總歸穿著比剛剛暖和了不少。

隨手扯了兩根稻草把袖口紮好，尹嬌嬌就背著竹簍上山了。

穿著家裏唯一的保暖衣服，尹嬌嬌突然生出幾分風蕭蕭兮易水寒的悲壯來。

她背上背的哪裏是竹簍，分明是書家所有人的希望。

## 第二章 寶藏谷地

上林村坐落在潞山腳下，潞山雖不是什麼名山，卻給他們村提供了不少資源，所謂靠山吃山，不外如是。

在下雪天上山確實不是明智之舉，尹嬌嬌這一路全靠「熬過這一波就海闊天空」的信念支撐著。

風雪中，尹嬌嬌獨自一人上山，而書家則靜悄悄的，只有書亦茗的寫字聲。

書蓉和書亦廷雖年幼，也知道尹嬌嬌這會兒上山是為了什麼，且這一行又有多危險，兩人按她的吩咐，乖乖地待在家裏。

由於大哥每日都要讀書，輕手輕腳、不吵鬧已經成了兩人的習慣，書蓉把小弟抱到床上，兩人像湊在一起取暖的小雞崽一樣，縮著腦袋，靜靜地看大哥寫字。

「咳咳……咳咳咳……」

書蓉見書亦茗臉色不好，馬上從床上跳下來給大哥順氣。

「沒事，」書亦茗以拳抵唇，衝一臉擔心的妹妹道：「去和廷哥兒玩吧。」

話落，又是一陣上氣不接下氣的猛咳。

他這情況比早起那會兒要嚴重得多，直像是要把骨頭咳散架一般，五臟六腑都悶悶生疼，饒是書亦茗幾經生死的兩世閱歷，這會兒也沒忍住擰緊了眉頭。

書亦茗又咳血了。

看著大哥手上的血跡，書蓉嚇傻了。

她昨夜睡得熟，並不知道夜裏發生了什麼，第一次看到大哥咳血，傻愣片刻，就扯著嗓子哭了起來，她一哭，書亦廷也被嚇到了，跟著哭了起來。

書亦茗不會哄小孩，對著嚎啕大哭的年幼弟妹，那個在朝野上一句話都能震三震的書大人無措了。

不會哄不說，他剛咳完又說不出話來，只能無奈地看著，也真切地感受到嬌嬌的艱辛。

上一世，他並沒有重活一世的經歷，心境自然和現在是不一樣的。

他到現在都記得很清楚，那段時間的自己有多煎熬，對於家裏的絕大部分事，都有心無力，全靠嬌嬌一個人扛著，可她比自己還小幾個月呢。

前世的這個時候，嬌嬌並沒有上山，那個冬天是他們最難熬的一段日子。

他想著，許是昨夜乍然重生，震驚太過，激動太過，吵醒了她，讓嬌嬌看到了自己咳血，情況才會和上一世有些偏差。

想到尹嬌嬌頂著風雪離開家門的樣子，書亦茗歎了口氣。

書家虧欠她良多。

前世實在無能為力，這一世就多補償她吧。

「大、大哥，」書蓉哭著問：「你也要死了嗎？」

想起爹娘的去世，她哭得更大聲了，滿心裏全是害怕。

書亦廷感受到了姊姊的情緒，也哭得很大聲。

書亦茗好不容易緩過一口氣，強撐著不適安撫弟妹，「大哥沒事，不會死的，別哭了。」

書蓉哪裏聽得進去，因為當初爹和娘也是這麼說的，結果沒過多久卻死了，她滿腦子都是大哥也要死了，忍不住哭得更大聲了。

書亦廷也跟著哭。

書亦茗訥訥地看了好一會兒，深吸一口氣，提高了聲音道：「別哭了！」

從出生，他都沒大聲說過話，有性格的原因，也有身體的原因，所以他這一聲落在書蓉和書亦廷耳朵裏，代表大哥發火了，兩人頓時嚇得噤聲，不敢再哭。

書亦茗眉心跳了下，放緩了神色，道：「大哥真的沒事，也不會有事，都別哭了，哭多了眼睛疼。」

大哥剛剛發火的樣子彷彿還在眼前，書蓉和書亦廷哪裏敢說別的，忙咬緊了嘴巴，點點頭。

看著還是很不安的妹妹，書亦茗拍了拍她的腦袋，「去玩吧。」

書蓉偷偷看了大哥一眼，見他確實不生氣了，這才輕手輕腳地爬上床。

擦去嘴角和手上的血跡，書亦茗把寫好的文章捲起來，綁好，然後起身。

「大哥！」眼看著大哥要出門，書蓉掙扎好片刻，最後還是喊出了聲，「下著雪，你要出去嗎？」

書亦茗把文章塞進衣袖裏，淡淡嗯了一聲，道：「大哥去一趟村正家，你們就在家，別出去。」

書蓉道：「大哥去村正家有什麼事？我、我替大哥去——」

外面下著雪，大哥剛剛還咳了血，萬一吹了風，病情更嚴重了如何是好？

「沒事，」書亦茗轉頭看著弟妹，「大哥一會兒就回來，你們乖乖在家。」

書蓉和書亦蕊本就怕他，聽他這麼說，只好乖乖點頭。  
迎著風跨出家門那一刻，書亦茗耳邊突然響起尹嬌嬌臨走前叮囑他的話——在屋裏待著，千萬別吹了風。  
他看了眼灰沉沉的天，一片雪落在他眉心，很快就化成水，他嘴角輕輕勾了勾，大步朝院外走去。

雪下得不大，落地幾乎就化了，是以山路並不那麼好走。  
此時深一脚、淺一脚艱難地爬山的尹嬌嬌根本不知道書亦茗居然這麼不聽話，在這種天氣裏還出門，她這會兒只覺得累，還很抓狂。  
爬了這麼久，她連半個能吃的東西的影兒都沒見著，更別提草藥了。  
又爬了一會兒，實在爬不動了，她靠著一塊大石頭休息。  
坐了一會兒，體力稍微恢復後，尹嬌嬌才又背著竹簍起身，心中恨恨道，她就不信自己真的會啥都找不著！  
搜尋了大半天，她終於在兩塊大石頭縫裏看到了一片熟悉的植物——紫蘇！  
因生長在夾縫中，不曾遭風吹雨打，紫蘇的種子都還掛在枝頭。  
尹嬌嬌大喜，她還記得紫蘇籽正好對書亦茗的症狀有幫助，小心地把長有紫蘇種子的枝條摘下來，放進準備好的草紙裏包好，本想放進竹簍，想了想，最後還是揣進了懷裏。  
這可是全家人的希望，可不能出差錯！  
草藥找到了，尹嬌嬌心情明朗不少，嘴角都忍不住翹起。  
只可惜，接下來她又搜尋半天，仍沒找到什麼能吃的。  
靠在一棵光禿禿的樹下，尹嬌嬌擰起了眉，不應該啊，上林村雖然靠著山，可也從沒把山吃空過，怎麼會找不到吃的呢？  
正想著，寒風中突然傳來吱吱聲。  
尹嬌嬌循聲望去，就看到兩隻松鼠在樹林裏你追我趕，靈活地跳來跳去。  
無論什麼時候，毛茸茸的小動物都很能治癒人心，尹嬌嬌焦躁的情緒被撫平，驀地，她眼前一亮。  
對了，她可以掏松鼠窩啊！松鼠可是最會藏東西過冬的了。  
松鼠窩不好找，但對於熟知野外求生知識的她也沒那麼難，雖然跟一隻動物搶食不太厚道，可她也是實在沒法子了，左右按照松鼠的習性，都會在好幾個地方藏食物，哪那麼巧她就把某一隻松鼠的窩全掏了呢？  
板栗、松子、榛子，還有她認不出的果子，尹嬌嬌翻找了好半天，總算有了些收穫。  
她一隻腳踩著一塊陡峭的石頭，一手攀著樹幹，另一隻手去掏最後一個窩。  
她把掏出來的果子都包好，放進竹簍裏，放好後，她拍了拍手，眯著眼長出了一口氣，然而這口氣還沒呼出，腳下突然一滑，整個人直接朝山谷摔去。  
「啊——啊啊啊——」

驚叫聲在山谷迴蕩，尹嬌嬌兩手護著腦袋，在天旋地轉中一路滾進谷底。  
最後她落在一叢茂密的草堆上，這才沒有丟了小命，可饒是如此，她依然全身疼痛不已。這一路滾下來，撞到了不少石頭，雖然傷勢不嚴重，可她畢竟不是鐵打的。

趴在半人高的草堆上，好一會兒尹嬌嬌才從這股眩暈和疼痛中緩過來，她忍著疼坐起來，在看到膝蓋處的破損時，本就不太好看的臉色更難看了。

棉袍破了，是石頭劃破的，看著露出來的棉絮，尹嬌嬌一陣心疼，這可是他們最值錢的東西啊！

更讓她心疼的是，竹簍裏她從松鼠窩掏得的堅果也丟了。

對著空蕩蕩的竹簍，她差點一口氣沒上來直接見閻王，但好在懷裏的紫蘇籽沒丟。她把紫蘇籽又揣得嚴實了些，這才撐著身旁的石頭爬起來。

她一定要找回那些堅果！

尹嬌嬌以摔落的地點為中心，向四周翻找。

這山谷的野草相當多，奇怪的是谷底還挺暖和，草都翠瑩瑩的，她一邊翻找一邊覺得奇怪，找著找著忽然聽到水聲。

她站起身，屏住呼吸靜靜聆聽。

真的是水聲！尹嬌嬌心中一喜。

《易經》有云：天生一，一生水，水生萬物。有水的地方，肯定就有吃的！

尹嬌嬌循著水聲找過去，越靠近，越覺得溫暖，等轉過一塊阻擋視線的大石頭後，看清眼前的景象，尹嬌嬌的眼睛登時瞪圓了。

那是一處溫泉眼，雖然很小，水流也不大，但日積月累涓涓流出的泉水還是形成了一個水窪，水窪周圍長滿了她叫不出名字的植物，而最讓她驚喜的是，離水窪遠一點的一棵枯木上長滿了香菇。

香菇可是不可多得的山珍，既好吃又滋補。

剛剛摔下山谷，還弄丟堅果的鬱悶，在這瞬間徹底煙消雲散，她連腿都不疼了。

尹嬌嬌先洗了把臉，這才小心地摘香菇。

這裏明顯還沒有人來過，香菇長得格外好，個頂個的肥嫩，更重要的是，數量還不少。

尹嬌嬌根本不客氣，把已經能吃的香菇全摘了。

現在家裏什麼都缺，自然是摘得越多越好，吃不完可以晾乾收起來，也可以拿去城裏換點錢，或者以物易物。

摘了小半簍，尹嬌嬌才停手。

雖然有些不知足，但餘下的香菇都太小了，現在就摘了太浪費，反正她知道了地方，可以過些天再來。

為防止爬山的時候香菇會掉出來，尹嬌嬌摘了些樹枝把竹簍封好，正準備離開，眼角的餘光又瞄到石頭夾縫有一顆蜂巢。

尹嬌嬌差點驚喜的大喊。真是沒想到，她摔下山谷，卻是絕處逢生，讓她收穫了這麼多好東西！

到底是冬天，小山谷也只是比外面稍稍暖和一些，蜜蜂都在蜂巢裏過冬，她挑了一塊薄利的石頭洗乾淨，然後小心地割下一塊巢蜜，用洗乾淨的草葉子包好放進竹簍裏。

嚼著一塊巢蜜，尹嬌嬌一邊洗手一邊笑。

眼下這情況，雖然和她原本設想的上山逮個山雞、兔子有些出入，但收穫不小，她很滿意。

許是真的否極泰來，返程的時候，老天滿足了尹嬌嬌原本的心願，讓她抓住了兩隻山雞。

背著滿滿一竹簍食物，當寒風裹著雪粒子砸在臉上時，尹嬌嬌也不覺得疼了，身上更是滿滿的力氣。

等她從山谷爬上來的時候，已經渾身是汗，爬的時候不覺得，這會兒站在山崖邊上往下看，尹嬌嬌不禁有點後怕。

這山谷又陡又深，剛剛只是蹭破了棉袍，磕了幾下，簡直是萬幸。

做好記號後，尹嬌嬌沒再停留，背著竹簍下山。

來時，天色沉沉，整個村子都還未甦醒，回去時，已是暮沉沉，遠遠的就看到村裏燃起的炊煙。

出來了一整天，尹嬌嬌有點佩服自己，她居然靠著一碗玉米糊糊和堅強的信念撐了下來。

她不知道的是，她不在的時候，書家都快亂成一團了。

原本等過了中午也不見尹嬌嬌回來，書亦茗就有些擔心了，及至申時，他更是徹底坐不住了，看到書亦茗沉著臉朝外走，書蓉和書亦蕊驚慌失措地跟在他身後。就在他要出門親自去找人時，尹嬌嬌終於氣喘吁吁地推開了院門。

見到三人的神情，尹嬌嬌甚是驚訝。這是怎麼了？

「嬌嬌，妳回來了！」看到尹嬌嬌回來，書蓉開心地大喊一聲就衝了過來。

尹嬌嬌笑著應了一聲，「嗯。我找到了不少東西，今晚咱們吃好吃的！」

書蓉聽到這話，開心得蹦蹦跳跳，尤其是當她看到從竹簍中露出的竹雞尾巴，更是興奮。

書亦蕊也跑過來，和姊姊一起圍著尹嬌嬌，尹嬌嬌被他們倆的興奮感染，也跟著笑起來。

書亦茗一手還撐著門框，人沒動，也沒說話，眼睛更是一眨不眨，直直地盯著尹嬌嬌。

那隻瘦削到骨節突出的手死死地扣著門框，手背突起的青筋表明了他用了多大勁。

尹嬌嬌離得遠，並沒有留意到這些，再加上書亦茗原本就話少，見他沉默地站在那兒，她也沒有太在意，更不覺得有哪裏不對。

直到走近了，她才注意到書亦茗的臉色難看得嚇人，那雙漆黑的眸子更是帶著她看不懂的深沉，不禁一怔。

好半晌，書亦茗才淡聲道：「回來了？」

尹嬌嬌有點沒回神，只愣愣地點了點頭，「嗯。」

不等她再說，書亦茗就轉身進了屋。

他的性子一向難以捉摸，尹嬌嬌只奇怪了一會兒，就把剛剛的疑惑拋到腦後，抬腳進屋，只是還沒等她坐下緩口氣，書蓉便牽著書亦廷的手，圍著兩隻可愛的山雞，道——

「還好妳回來了，大哥剛剛要上山去找妳呢。」

這一句話讓尹嬌嬌僵在了原地，她抬頭看向書亦茗。

申時已過，今兒天氣又不好，這會兒屋裏也沒點燈，昏沉得很，但尹嬌嬌還是清楚地看到了書亦茗蹙起的眉頭。

書亦茗並沒有看她，而是死死盯著一個地方，順著他的視線，尹嬌嬌看向了自已的膝蓋，那是被石頭劃破的地方。

尹嬌嬌抿了抿唇，雖然她不是故意的，可這棉袍畢竟是書亦茗借給她的，現在她弄成了這樣，確實說不過去。

猶豫片刻，她開口道：「我——」

「傷到了？」書亦茗抬頭，直勾勾地看著她，「都傷哪兒了？」

突然被這麼問，尹嬌嬌一時有點懵，愣在當場，怔怔地看著書亦茗。

書亦茗臉色很不好看，蒼白中透著幾分怒色，那雙極好看的丹鳳眼更是含著怒氣。怔愣片刻，尹嬌嬌回過神來，有些不解，書亦茗說出來的話分明是關心她，可為什麼他看上去怒氣衝衝，像在發火啊？

猜了好一會兒，尹嬌嬌也猜不出書亦茗這是為哪般，當初她看書的時候，哪怕站在上帝視角都不太能讀懂書亦茗，這會兒更是想明白了。

男主嘛，人設自然複雜些，加上命途多舛，她看不懂他也正常，是以也沒在這件事上多糾結，只搖了搖頭道：「沒有，沒受傷，山裏石頭多，不小心把你的袍子蹭破了，對不起。」

這話讓書亦茗眉心擰了起來，尹嬌嬌清楚地看到他眸色又沉了沉。

書亦茗一拳抵著唇，正要說什麼，一開口卻猛咳不止。

這一咳來勢洶洶，書亦茗蒼白的臉因氣息不暢有些發紫，咳嗽聲甚至都是驚心的，尹嬌嬌聽了彷彿五臟六腑跟著疼。

他這個樣子，尹嬌嬌哪裏還顧得上什麼袍子不袍子的，忙讓嚇傻的書蓉去燒水，而她趕緊把竹簍裏的巢蜜拿出來，又讓書亦廷去廚房拿碗。

一時間，書家忙亂起來。

### 第三章 難得的豐盛大餐

重活一世，重新經歷病痛的折磨，對向來能忍的書亦茗而言，並算不得什麼，哪怕是昨夜，一睜眼就從位官居極品的權臣變成一個挨餓受凍、病入膏肓的病秧子，他都沒有對此有任何怨懟。

可現在，他是真的生氣了。

他氣的不是命運捉弄人，讓他重回微末時，而是氣這不爭氣的身子只會扯後腿。眼見書亦茗越咳越厲害，尹嬌嬌心尖都跟著打顫。

幸好開水很快就燒好了，她舀了半碗，又兌了些許涼水，沖了大半碗蜂蜜水，直接遞到書亦茗嘴邊，「喝一點，潤潤喉。」

蜂蜜有潤肺止咳的功效，還可以提高免疫力，對書亦茗來說是再好不過的。

書亦茗咳得沒力，話都說不出，別說伸手去接碗了，尹嬌嬌扶著他，小心地餵他喝。

喝了幾口之後，書亦茗嗓子舒服了不少，也不怎麼咳了，等到大半碗蜂蜜水下肚，他臉色總算好看了些，雖然還是沒有什麼血色，但到底不再像剛剛那麼嚇人。尹嬌嬌這才鬆了一口氣，雖然知道書亦茗不會死，可他方才的樣子確實嚇到她了。

她收回碗，打算先去把紫蘇籽炒好，讓書亦茗服下，再去做飯，一抬眼就看到書蓉和書亦蕊兩個小東西正扒著桌子，眼巴巴地盯著她手裏的碗和桌子上的蜂蜜，書蓉還沒忍住嚥了嚥口水。

蜂蜜對於普通人家都算是難得的甜品，更不用說一貧如洗的書家了，但書蓉和書亦蕊根本沒有開口要求要喝，不哭也不鬧，只巴巴地看著，因為他們知道，大哥身體不好，這樣的東西要留給大哥，懂事得讓人心疼。

但對尹嬌嬌而言，蜂蜜雖珍貴，但也沒珍貴到這種程度，再說兩個小的明顯營養不良，沒東西時就算了，有東西不說滋補，總要吃飽才行，不然這種天氣生了病才真真要命，而且，她也得補充點能量。

這一整天她只有早上吃了一碗玉米糊糊，和山上嚼的那一塊巢蜜，又是上山下山，又是摔下山谷的，體力早就耗盡了。

有了祕密谷地，她今天能找到吃的，明天肯定也能，眼下先把身體養好才是關鍵！

於是，尹嬌嬌狠下心又沖了三碗蜂蜜水，放到書蓉和書亦蕊面前，「喝吧。」說完，她也端起自己那碗，正要喝，卻看到書蓉和書亦蕊都沒敢動，而是眼睛直盯著他們大哥。

那個眼神，怎麼說呢，是想喝又不敢，像是做錯事一般，只巴巴地瞅著書亦茗，看得尹嬌嬌一陣心酸。

書亦茗清了清嗓子，道：「喝吧。」

書蓉和書亦蕊的小臉上立馬綻出笑容，捧著碗，大口大口喝了起來。

書亦茗目光複雜地看著弟妹，抬眼時見尹嬌嬌正看著自己，頓了片刻，道：「辛苦妳了。」

尹嬌嬌心裏感慨一聲，到底還是個孩子，哪就真的冷血無情啊，看，這不就有點人情味了嗎？

依她看，他長大後的鐵石心腸果真都是被命運折磨出來的。

「還好，」尹嬌嬌笑著擺了擺手，「也沒多辛苦。」她在心裏說了一句，只要你日後讓我的付出都有回報就行。

紫蘇籽性溫，對止咳平喘有奇效，炒熟後藥效更好。

尹嬌嬌把摘回來紫蘇籽炒熟，搗成粉，和蜂蜜一起讓書亦茗服下，這才去做晚飯。在吃食上面，尹嬌嬌一點兒都不省，因為她的理念是，只有吃飽了，身體好了，

才有資本談以後。

再者，她辛辛苦苦地上山，不也是為了吃飽飯嗎？他們都餓了這麼久，自當該吃好點兒，所以這頓晚飯，她做得特別豐盛。

香菇燉雞，她用了一整隻山雞，還放了板栗，鍋上還貼了一圈玉米餅。

尹嬌嬌也是在做飯的時候才從書蓉和書亦廷口中得知書亦茗去了一趟村正家。之後，村正下午就專程送了好些東西過來，不光有玉米粉和板栗，還送了他們一塊臘肉和小半袋米、一捆柴。

故事裏對村正趙洪並沒有著墨太多，但這時代讀書人的地位是很高的，尤其書亦茗小小年紀就通過了縣試和府試，還通過選拔成為附生，雖沒有廩膳，但也是正正經經的秀才了，若不是因為父母突然染病，他自己身體又不好，無法進學，現在也該通過考試成為廩生了。

在上林村，人們對秀才很是敬重，尤其是趙洪，因為他家也有個讀書的兒子。趙洪的小兒子早幾年通過了縣試，府試卻一直沒過，書亦茗今天帶過去的那篇文章便是指點他考府試的。

文章到底寫了什麼，尹嬌嬌不知道，她也不太有興趣，書亦茗只說是個人見解，她也就沒多問。

只是有點奇怪，原先的故事裏，書亦茗並不曾這麼做。

原來的嬌嬌在這個冬天也還處於懵懂狀態，沒有能力撐起這個家，這個冬天他們過得有多難，書裏寫得特別細，就為了把書亦茗磨礪成一個「冷心冷面」、「鐵石心腸」的權臣。

而現在，不一樣了。

尹嬌嬌不清楚是不是今天自己上山的行為刺激到書亦茗這個小少年的自尊心，抑或生存意志。

對於這點不同，尹嬌嬌其實是開心的。

要是還和書裏一樣，那她穿越來還有什麼意義？

所以，得知書亦茗沒聽她的叮囑冒著風雪出門，尹嬌嬌也沒多說什麼。

因為這都是為了活下去，對此，他們的心是一樣的。

山雞雖然不大大，不過依然燉了一鍋，尤其加了板栗和香菇，十分鮮美，滿院子都飄著香氣，對於幾個月沒吃飽過的幾人而言，這就是一頓豐盛十足的大餐！

書蓉和書亦廷最興奮，今天終於可以吃飽飯啦，還是肉，滿滿一鍋的肉！

兩人蹲在灶膛前，一邊顧爐火，一邊流口水傻樂。

玉米餅泡在濃濃的雞湯裏，好吃到讓人差點連舌頭都吞了，書蓉和書亦廷臉都快埋進了碗裏。

書亦茗看著幼弟幼妹這樣，臉上難得帶了幾分溫情。

這頓飯本就是為了讓全家人都吃飽、吃撐的，所以餅蒸得多，香菇和板栗放了許多。

大夥兒吃飽了，心情也變很好，書家終於一改早上的死氣沉沉，恢復了些許生氣，書蓉和書亦廷的童稚的笑聲也讓這個家有了溫暖。

收拾了碗筷，又把從山上採摘回來的食物處理好，尹嬌嬌終於累癱了。她照舊燒好土坷垃，用衣物包好，放進每個人的被窩中，又給書亦茗沖了半碗蜂蜜水。

做完這些，她已經累得再也動不了，本來還想跟書亦茗好好說一下棉袍的事，但一躺到床上，她就睡了過去。

今天這一天勞動量極大，消耗也極大，她不光沾上枕頭就睡，還睡得特別沉。夜裏，風雪停了，整個上林村都歸於沉寂，安靜得很。

書家燈熄得早，更安靜，書蓉和書亦蕊在尹嬌嬌上床之前就睡了，平穩的呼吸聲此起彼伏，給夜平添了幾分靜謐。

這一夜，尹嬌嬌睡得極沉、極香甜，第二天她又是被鄰居家的雞吵醒的。看了眼外面的天色，外面還漆黑一片，什麼也看不見，她估摸著大概是四五點的樣子，睡了差不多八、九個小時，她是不困了，但昨天的運動量太大，身上還是乏得很，尤其是兩條腿，酸得要命。

這樣的天氣，最合適裹著被子睡懶覺，尹嬌嬌非常想這麼一直躺著，但她也只是想一想，又眯了一小會兒，就起身了。

吃的問題暫時解決了，可還有穿的問題呢。

書中曾特意強調過今年的冷冬，就憑他們身上這不擋風、不防雨、不保暖的破襖子，想安安穩穩地過冬幾乎是不可能的，至少得弄一床暖和的被子，這樣一來，就算下了大雪，他們躲在被窩裏也不會受凍。

這麼想著，尹嬌嬌的動作也利索不少。

躲不過，避不開，只能勇敢面對了。

坐起來時，她特意看了一眼裏側靠牆坐著睡了一夜的書亦茗。

這一夜沒聽到咳嗽聲，是她睡太死了，還是昨天的蜂蜜和紫蘇籽起作用了？

黑暗中，她睜大眼去瞧書亦茗的臉色，無奈屋裏實在是太暗了，她根本就看不清他的臉，只能聽到他還算平穩的呼吸。

她想了想，覺得可能兩個原因都有。

書裏，書亦茗的病拖了好幾年，最後遇上一位南下雲遊的老太醫才僥倖治好的，不可能因為她找來的那點紫蘇籽一夜就好了。

正想著，尹嬌嬌突然覺得有些不對勁，她歪了歪腦袋，還把脖子伸長，對上書亦茗亮晶晶的眸子，忍不住驚呼了一聲。

她就說感覺不太對，人果然是醒了！

書亦茗這一夜睡得不太踏實，尹嬌嬌一動，他就醒了。

起初他沒有任何動作，直到察覺她在盯著自己看，這才睜開了眼。

看著她伸長脖子使勁朝他這邊瞧的樣子，他突然覺得很有趣。

見她被自己嚇著了，他道：「沒事吧？」

尹嬌嬌本就因為身體疲乏，精神有些恍惚，又被這麼一嚇，魂差點飛了。

見他掀了被子要過來，她忙擺手，「沒事沒事，你別動。」

書亦茗猶豫了下。

尹嬌嬌又道：「真的沒事，你快裹好被子，別凍著。」

書亦茗看了她一眼，又坐了回去。

尹嬌嬌看著書亦茗，還帶著點餘悸，道：「我吵醒你了？」

「沒有，天還早，妳怎麼不再睡一會兒？」

尹嬌嬌下了床，穿上鞋子，「家裏的被子太薄了，不夠暖和，今天我帶點菌子去城裏看看能不能賣掉，可以的話就買床被子回來。」

黑暗中，書亦茗嘴角抿成一條線，他討厭這種無力感，偏偏現在的他幫不上忙。尹嬌嬌看不到書亦茗的神色，輕聲對他說：「你再睡會兒，我去做飯。」便轉身出屋。

「嬌嬌。」

這兩個字眼明明那麼熟悉，落在尹嬌嬌的耳朵裏，卻無端產生幾分陌生來，她遲疑了一瞬，抬頭看向書亦茗。

書亦茗神色已經恢復如常，語氣冷淡道：「棉袍妳繼續穿著吧。」

尹嬌嬌眼中現出幾分驚訝。

書亦茗又道：「今兒也冷得很。」

尹嬌嬌看了他一會兒，最後點了點頭，走過去拿棉袍，正五味雜陳地穿上，又聽書亦茗輕飄飄的聲音突然道——

「剛剛，妳瞧什麼呢？」

尹嬌嬌一愣，抬頭對上他清冷的視線，嘴角一彎，「看你睡得好不好啊，沒想到還是吵醒你了，你再睡一會兒吧，我做好飯再叫你。」

說完，她不再耽擱，忙去做飯。進城的路途可不近，她得早點出發才行。

她一門心思都在盤算那點山貨能賣多少錢，壓根就不知道，她出去後，書亦茗一直睜著眼，沒再睡。

早飯不宜吃得太油膩，再者他們也沒這條件，但能做得可口一些，即便身在低谷也要保持樂觀向上，好好生活的心，那樣日子才是充滿希望的。

她淘了米，洗乾淨幾朵香菇，切成細絲，下鍋熬煮，又把昨晚沒吃完的山雞肉剔下來切成絲，骨頭也沒扔，留給書蓉和書亦蕙啃著玩。

新米香，香菇鮮嫩，雞肉濃香，火候又掌握得好，這鍋香菇雞絲粥聞著就讓人食慾大發，當然看起來也相當不錯。

尹嬌嬌今兒心情好，看著這一鍋色香味俱佳的粥，心情就更明媚了，尤其是當書蓉和書亦蕙對著桌子上的粥瞪圓了眼，那驚歎又想吃的表情，讓她的心情更好了。

「好吃！」

「超好吃！」

書蓉和書亦蕙一邊吃一邊稱讚。

尹嬌嬌笑著摸了下書蓉的頭，「慢點吃，別噎著。」

書蓉嗯嗯的點頭，但速度根本沒慢下來半分。

尹嬌嬌只好由得她去，畢竟挨了那麼久的餓，乍然有好吃的，自然會狼吞虎嚥，這是人的本能，更別說她還那麼小。

不過——

尹嬌嬌突然好奇地抬頭朝書亦茗看過去，心裏忍不住嘖了一聲。

看來這個定律並不適用於所有人，眼前就有個現成的例外。

書亦茗吃飯的動作相當優雅，一點兒都不像個家徒四壁，昨兒還填不飽肚子的窮酸書生。

察覺到尹嬌嬌的視線，書亦茗停下勺子，看了看她，又看了眼一邊吃著飯，還一邊哼哼唧唧說好吃的幼弟幼妹，片刻後，他收回視線，看著面前的粥，淡聲道：「味道確實好。」

尹嬌嬌在心底笑了一聲，這樣才對嘛，少年就要有少年的樣子，天天繃著臉故作老成，多累啊。她嗯了一聲，也低下頭開始喝粥。

書亦茗一碗粥喝完肚子就撐了，但他還想喝，只好眼巴巴看著姊姊續了第二碗，看著看著，他又有點不太甘心，絞著手指問尹嬌嬌，「我們明天還能喝嗎？」

尹嬌嬌朝他一笑，「當然可以。」

還有一隻雞呢，而且村正還給他們送了一塊臘肉，這兩天，她再去一趟山上也能弄點東西回來，肯定不會缺吃的。

聽到這話，書亦茗緊繃的小臉鬆了一口氣，開心道：「那，那我們可以天天喝嗎？」

尹嬌嬌知道他是什麼意思，小孩子嘛，餓怕了，他並不是喜歡這粥喜歡到想天天喝，而是想天天有吃的餓肚子。

「當然可以，」尹嬌嬌笑著說：「不過天天喝，你不會膩嗎？咱們也可以換點別的，比如魚肉粥、牛乳粥等等，你想不想都嘗嘗？」

書亦茗眼睛都亮了，拍手道：「想。」說完，他突然想到了什麼，咬著嘴巴看尹嬌嬌，「可是，會有嗎？」

書亦茗雖然只有三歲，卻非常懂事，家裏的情況他很清楚，怕自己這話說錯了。看他怯怯的眼神，尹嬌嬌安慰道：「當然，你——」她話音頓了頓，眼角的餘光見書亦茗也正看著她，那句「你大哥日後考了功名，咱們家肯定會越來越好」的話到了嘴邊又嚥了回去。

書亦茗再聰明也不過是個十二歲的少年，身子還弱，家裏的境況已經讓他壓力很大了，不能再給他增加無形的壓力，以免影響他的病情。

「你看，我昨天上山不就弄回來這麼多吃的了嗎？」尹嬌嬌轉了話頭，道：「等快吃完了，我再上山去，肯定天天都有好吃的。」

書亦茗終於放心了，嗯了一聲，重重點頭。他又道：「等我長大了，我也上山，我幫妳！」

書蓉也在一旁表示決心，「我也去！我也幫妳！」

看著他們這樣，尹嬌嬌心道，值了。

早上粥煮得多，尹嬌嬌交代了書蓉，午時餓了就用小火熱一熱，等看著書亦茗服了藥，並囑咐他午時再服一次，她這才背著半簍香菇和一塊巢蜜踏出了家門。

今天格外的冷，風也大，吹在人臉上還是和刀子似的，但好在今天是個晴天。太陽從東方升起，金燦燦的朝陽普照大地，雖不至於驅散寒冷，卻照得人心裏暖暖的。

尹嬌嬌裹緊了身上寬大的棉袍，摸了摸懷裏一小包剝好的栗子，那是剛剛書亦茗塞給她的，讓她路上餓了吃。

半晌，尹嬌嬌笑了。

不枉她拚死拚活一場，日後，他也定會加倍「報答」她的！八年，她且等著。懷揣著這個念頭，她的腳步輕快不少。

Crescent Family